

唐传奇校读札记（三）

李剑国

内容提要 晚唐裴铏《传奇》原书散佚不传，有多种辑本，以周楞伽《裴铏传奇》流传较广，但失校、误校以及校勘不完善之处极多。笔者新近完成《传奇》全部校勘，兹择其紧要者陈具拙见，补正周校，且以见文言小说校勘应当遵循的原则、采用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。

关键词 裴铏 《传奇》 校勘

裴铏《传奇》是晚唐最重要的传奇小说集之一。裴铏早年隐洪州西山修道，道号谷神子。懿宗咸通中高骈为安南都护、静海军节度使，裴铏曾为节度掌书记，加侍御史内供奉。咸通十一年（870）高骈自金吾大将军出镇天平军，僖宗乾符二年（875）拜西川节度使，此间裴铏当亦从行。五年初高骈移镇荆南，铏时为西川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。裴铏游宦南北，见闻颇广，随时进行传奇小说创作，或当时即流传世间，如《虬须客传》^①、《郑德璘传》即是。由于所作为传类传奇，用传记之体，所以作品题目都含“传”字。南宋施元之《施注苏诗》卷一四《芙蓉城》注引裴铏《封陟传》，卷二九《介亭钱杨杰次公》注引《传奇·封陟传》，温彦《续补侍儿小名录》引裴铏《薛昭传》，此皆可证。《许栖岩传》、《杨通幽传》为蜀人蜀事，当作于乾符中从事西川之时。在成都最后将各篇汇集成书，名曰《传奇》。

《传奇》原书三卷，或分为六卷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六）。书已久亡，遗文主要保存在《太平广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广记》）中，另外《绀珠集》卷一一摘录十七条，文字极为简碎，《类说》卷三二节录二十二条。辑本有多种。早年郑振铎辑二十四篇，载《世界文库》第一册（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）。台湾王梦鸥《传奇校补考释》辑三十篇，载《唐人小说研究》（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）。周楞伽《裴铏传奇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）辑三十一篇。李时人《唐五代小说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）辑三十三篇。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）穆公校点《传奇》辑三十三篇。拙著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）辑目三十四篇。其中《王居贞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三〇）文字简窘，不类《传奇》他作，必是《广记》误注出处，宜删^②。

以上几种辑本，王、周、李本皆有校勘。穆本参考周本，未出校记。周本印数很多，流传较广。在校勘上做了一些努力，但失校、误校及校勘不完善之处极多。究其弊，一是校勘资料掌握未备，二是方法及判断存在问题。笔者新近完成《传奇》全部校勘，兹择其紧要者陈具拙见，补正周校，且以见文言小说校勘应当遵循的原则、采用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。《传奇》原文，一律依笔者校定文字引用。

① 《虬须客传》传本误作《虬髯客传》，作者或题张说，或题杜光庭，笔者据《绀珠集》考为裴铏。

② 《广记》卷四二四《五台山池》，谈愷刻本注出《传奇》。明钞本作《转载》，今见《大唐转载》，《广记》误。又，《广记》卷三七二引《张不疑》凡二条，前条末无出处，后条注“出《博异记》，又出《灵怪集》”。明钞本前条与下条相连，注“出《博异志》”。二事相类，乃一事之二传，而《博异志》所记必止其一。南宋王钰《补侍儿小名录》引前事作《博异志》，似前事属郑还古《博异志》。《广记》《四库全书》本注出《传奇》（《唐五代小说》据以将前事辑入），盖因前条《卢涵》出《传奇》而妄断，并无版本依据。

《孙恪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五引《传奇》）

1. 吟讽既毕，容色惨然。

原作“吟讽惨容”，据明陆楫编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十三《袁氏传》、旧题王世贞编《艳异编》卷三二《袁氏传》、秦淮寓客编《绿窗女史》卷八《袁氏传》、汪云程编《逸史搜奇》乙集十《袁氏》、胡文焕编《稗家粹编》卷七《袁氏传》、清莲塘居士（陈世熙）编《唐人说荟》第十六集《袁氏传》、马俊良编《龙威秘书》四集《袁氏传》改。按：《古今说海》系陆楫等编刻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（1544），其说渊部收录大量唐传奇，大都出自《太平广记》。其时谈恺刊本《广记》未出，陆楫等所依据的《广记》应当是古本，其本较善，校勘价值颇高。

2. 恪方惊悟，遂陈取纳之因。张生大骇曰：“只此是也，其奈之何！”又曰：“弟忖度之，有何异焉？”恪曰：“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？又辨慧多能，足为可异矣。”遂告张曰……

“又”原作“恪”，“恪”原作“张”，发言主体颠倒，并误。弟指的是孙恪，张闲云处士乃孙恪表兄。据《古今说海》等七书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今说海》将“恪”改作“张”，颇谬。四库馆臣常乱改古书，此为一例。

3. 愿以歃血为盟，更不敢有他意。

“歃”原作“饮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六书改，《稗家粹编》讹作“软”。

4. 袁氏遂搜得其剑，寸寸折之。

原只一“寸”字，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孙恪》作“寸寸”，义胜，据补一“寸”字。按：曾慥《类说》编于南宋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所收《传奇》虽为节录，但系据原书，颇资校勘。

5. 后数日，因出遇张生，曰：“奈何使我撩虎须，几不脱虎口耳。”

“奈何”原作“无何”，《古今说海》等七书作“奈何”。按：王琬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》（修订本）云无何有无故、无事、无奈等义，诸义均不合此处之“无何”，作“奈何”是，据改。

《昆仑奴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四引《传奇》）^①

1. 大历中，有崔生者……

“大历中”前原有“唐”字。按：《太平广记》引文体例，凡遇年号，前常加朝代名，以明其时，而唐人行文不尔也。《绀珠集》卷一一《传奇·红绡》无“唐”字，据删。《广记》所引《传奇》他篇亦多加“唐”字，周辑本及其他辑本均存而未删，不当。

2. 时生回顾，妓立三指，又反掌者三，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：“记取，记取。”余更无言。

原“记取”未重复，据《类说》补二字，可见反复叮咛之意。

3. 一品宅有猛犬，守歌妓院门外，常人不得辄入，人必噬杀之。

“外”字原作“非”，属下读，文意混乱，常人，普通人、平常人。据《太平广记》清孙潜钞宋本（见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）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五《昆仑奴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二四《昆仑奴传》、《剑侠传》卷三《昆仑奴》、《绿窗女史》卷九《昆仑奴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丁集十《昆仑奴》、《稗家粹编》卷一《昆仑奴传》、施显卿《新编古今奇闻类纪》卷七引《昆仑奴传》改。

4. 脸虽铅华，心颇郁结。纵玉箸举饌，金炉泛香，云屏而每近绮罗，绣被而常眠珠翠，皆非所愿，如在桎梏。

^① 《太平广记》所引题《昆仑奴》，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》题《崔生》，或原题作《崔生传》亦未可知。

“近”原作“进”，据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剑侠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稗家粹编》改。

5. 一品异之，召崔生而诘之。生惧而不敢隐，遂细言端由。

“生”原作“事”，连上读，“诘之事”不辞，据《类说》改。

《郑德璘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五二引《德璘传》）

1. 贞元中，湘潭尉郑德璘，家居长沙，有亲表居江夏，每岁一往省焉。中间涉洞庭，历湘阴，多遇老叟。

“湘阴”原作“湘潭”，南宋皇都风月主人《绿窗新话》卷上《德璘娶洞庭韦女》（注出《传奇》）、委心子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》卷五《德璘巴陵》（注出《灵异传奇》）作“湘阴”。按：郑德璘居长沙，北往江夏（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），历湘阴县（今湖南湘阴县西）、巴陵县（今湖南岳阳市），而湘潭县（今湖南湘潭市下摄司）在长沙南，不得谓“历湘潭”，据改。《太平广记》钞宋本作“湘中”。湘中，泛言今湖南之地，不及“湘阴”为确。

2. 韦生有女，居于舟之舵楼。

“楼”原作“櫓”，同“橹”。按：舵即舵。舵橹乃行船工具，非居止之所，分明有误，据《艳异编》卷二《郑德璘传》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六《郑德璘传》亦改。舵在船只后部，故大船后舱室曰舵楼。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下：“余尝登海舸，入舵楼。”宋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八：“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，奏声乐，役奴婢，以据舵楼之下。”明詹詹外史《情史类略》卷八《郑德璘》，以及《唐人说荟》第十二集、《龙威秘书》四集、顾之逵《艺苑摭华》所收《龙女传》中《郑德璘传》作“舸”，实应为“櫓”字，亦即“橹”。

3. 向者贾客巨舟，已全家殁于洞庭耳。

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郑德璘》、《绿窗新话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丙集五《郑德璘传》、《稗家粹编》卷四《郑德璘传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艺苑摭华》“殁”作“没”。周校据《类说》改为“没”。按：殁，通“没”。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二二《安州应城玉女汤作》：“神女殁幽境，汤池流大川。”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：“因殁房中，不知存亡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五《淳于棼》（即《南柯太守传》），汪绍楹据明钞本改作“没”，亦不明“殁”有“没”义。

4. 新没青蛾细浪愁。

《类说》、《分门古今类事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稗家粹编》、冯梦龙《增补燕居笔记》卷九《郑德璘传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艺苑摭华》“青蛾”作“青娥”，周校据《类说》改作“青娥”，盖以“青蛾”为误。按：青娥、青蛾意同。女子以黛青画蛾眉，故云青蛾，亦指年轻美女。白居易《小庭亦有月》：“左顾短红袖，右命小青蛾，长跪谢贵客，蓬门劳见过。”韦庄《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》：“却愁宴罢青蛾散，杨子江头月半斜。”

4. 惊而拯之，乃韦氏也，系臂红绡尚在，德璘喜骇。

“骇”原作“骤”，据《分门古今类事》改。《艳异编》、《稗家粹编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艺苑摭华》作“喜且骇”。喜骇即惊喜，“喜骤”不辞。

5. 后三年，德璘常调选，欲谋醴陵令。

“常调选”，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稗家粹编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唐人说荟》、《龙威秘书》、《艺苑摭华》“常”作“当”，《分门古今类事》作“当调集”。周校据《古今说海》改“常”为“当”，以为“常调选”“于文义不可通”。按：常调选即常选，又称常调。即按照常规选调官吏。唐代官吏选任实行铨选制度，任满现职六品以下官员及其他获得任职资格人员（皆称为选人），每年冬季集中于吏部参加考核，合格者另授新职。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二《顺宗即位赦》：

“左降官量移近处，如复资者，任依常调选。”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三二哀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制：“今年冬常调选人，宜委三铨，并准旧例处分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六三《杨於陵传》：“于是有诏，三考官止较科目选，至常调，悉还吏部。”《唐会要》卷七五：“其常选人，自今已后，宜委所司，依常例铨注。”作“当调选”或“当调集”亦通。

《崔炜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引《传奇》）

1. 贞元中，有崔炜者，故监察子向之子也。子向有诗名于人间，终于南海从事。

“子向”原作“向”，《唐诗纪事》卷四七《崔子向》引裴铏《传奇》作“子向”。按：《唐诗纪事》云：“子向，贞元以前为监察御史，终南海从事。”《全唐诗》卷三三四收崔子向诗三首，小传云：“崔子向，贞元间为检校监察御史，后终南海从事。”南海从事指岭南节度使幕僚，崔子向所带中央官衔为监察御史。监察御史俗称“侍御”，故后文称“崔侍御”。岭南节度使治所在广州，广州唐曾改称南海郡。诗人严维有《赠送崔子向》诗，皎然有《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》、《岷山送崔子向之宣州谒裴使君》诗，崔子向与皇甫曾、皎然、清昼等作联句九首，均见《全唐诗》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补“子”字。下同。

2. 门下客既无血属，可以为殮。吾闻大恩尚不报，况愈小疾耳。

“既”下原有“不来”二字，周校点作：“门下客既不来，无血属可以为殮。吾闻大恩尚不报，况愈小疾乎？”将门下客理解为养在家中的其他客人，把血属解释为“有血的动物，这里指的是人”。按：《广记》明钞本、钞宋本，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三十《崔炜传》，《艳异编》卷三七《崔炜传》，《逸史搜奇》甲集十《崔炜》，梅鼎祚《才鬼记》卷四《赵佗》（题下注《崔炜传》，末注《传奇》），《情史类略》卷二〇《田夫人》，皆无此二字，系衍文，据删。门下客乃指崔炜，血属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，《旧唐书》卷一七七《杨收传》：“臣血属皆幼，更无近亲。”谓崔炜非血亲，可以杀之祭祀独脚神。周校又据《古今说海》改“耳”为“乎”，殊无必要。

3. 汉蔡文姬，即中郎邕之女也，被虏，没于胡中。

“被虏”二字原无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补。

4. 炜曰：“不识皇帝何诗？”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，云：“千岁荒台隳路隅，一章太守重椒涂。感君拂拭意何极，报尔美妇与明珠。”

“章”原作“烦”，据南宋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二九引《传奇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改。按：一章，指崔炜父崔子向题越王台诗。子向题诗后，广州刺史徐绅方重修越王台，故赵陀诗云“一章太守重椒涂”。若言“一烦”，则所感者乃徐绅，与崔氏父子无涉矣。

5. 又登越王殿台，睹先人诗云……兼睹越王继和诗，踪迹颇异。

“睹”字原无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补。

6. 炜诘夫人曰：“既是齐王女，何以远配于南越？”

“远配于南越”原作“配南越人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删补。《岁时广记》作“远配南越”，无“于”字。《类说》卷三二《崔炜》作“配南越”，亦无“人”字。

7. 炜问曰：“四女何人？”曰：“其二东瓯越王摇所献，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，俱为殉者。”

“东瓯越王摇”原脱“东”字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补。《艳异编》、《情史》作“东瓯王摇”。按：摇与无诸皆为越王句践后人，姓驺氏。秦并天下，皆废为君长，以其地为闽中郡。汉击项羽，无诸、摇率越人佐汉，汉高祖五年（前202）复立无诸为闽越王，王闽中故地，都东冶。孝惠帝三年（前192），立摇为东海王，都东瓯，世俗号为东瓯王。见《史记》卷一一四《东越列传》。

《聂隐娘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四引《传奇》）^①

1. 及明，至大石穴，中嵌空数十步，寂无居人。

“中”原作“之”，周校点为：“及明，至大石穴之嵌空，数十步寂无居人。”据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三十六《聂隐娘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四《聂隐娘》、《剑侠传》卷二《聂隐娘》、《绿窗女史》卷九《聂隐娘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已集十《聂隐娘》、《津逮秘书》本《甘泽谣·聂隐娘》改。

2. 来日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、一女子，各跨白黑卫，至门，遇有鹊前噪，丈夫以弓弹之不中，妻夺夫弹，一丸而毙鹊者，揖之云……

“丈夫”原讹作“夫夫”，周校点为“至门，遇有鹊前噪夫，夫以弓弹之不中”。据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剑侠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冯梦龙《太平广记钞》卷二九《聂隐娘》、《甘泽谣》改。《广记》钞宋本作“大夫”，亦讹，清黄晟校刊本作“夫先”。

3. 空空儿之神术，人莫能窥其用，鬼莫得蹑其踪。能从空虚入冥，善无形而灭影。

“人”前原有“之”字，据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剑侠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甘泽谣》删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广记》“之”字改作“直”，无据。周校云：“之，与‘往’同。各本俱删去，非是。”按：之固可作“往”解，然“之入”动词连用，文气欠顺。非各本删去，各本固无此字也。

《许栖岩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引《传奇》）

按：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《许栖岩》，注出《传奇》。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》，有《许栖岩》，乃节文，三百九十余字。元赵道一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三二亦有《许栖岩》，文字最为详赡。以《类说》相校，《类说》文句与之大抵相合。且南宋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卷四《雨人行》注引《传奇集》许栖岩游洞口诗二句，亦在《真仙通鉴》中。《真仙通鉴》采录前人书仙事而成，所采《传奇》颇多，是则其《许栖岩》一传必取《传奇》文，纵略有改易，亦近其原本。《广记》之文，叙事详不及《真仙通鉴》，情事亦有异，如玩月赋诗一段《广记》无。且二者文句，几无一相合，故《广记》之本断非《传奇》之删略，疑出他书，《广记》误注出处。《传奇》诸家辑本均据《广记》辑录，笔者乃据《真仙通鉴》辑录，校以《类说》、《三洞群仙录》等书。

《韦自东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六引《传奇》）

1. 又闻人说，有二夜叉在于此山，亦无人敢窥焉。

“在”字原脱，据南宋沈氏《鬼董》卷一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八《韦自东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辛集九《韦自东》、《古今奇闻类纪》卷九《韦自东》（末注《奇传》及《说渊》）补。

2. 将军止之，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。”自东不顾，仗剑奋衣而往，势不可遏。

“之”字原脱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奇闻类纪》补。按：脱此字则下文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”乃段将军所言，“曰”者实韦自东。《鬼董》作“段曰”，误。

3. 四壁多挂野彘、玄熊之类，或庖炙之余，亦有锅镬柴薪。

“柴”字原脱，据钞宋本、《鬼董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奇闻类纪》补。

^① 明人重辑唐袁郊《甘泽谣》，滥辑《聂隐娘》充数。或以为明刻《甘泽谣》乃旧本，《聂隐娘》应出袁郊手。然旧题苏轼《渔樵闲话录》下篇引述隐娘事而称裴珣（钊）《传奇》，此可为《广记》之佐证。且明辑《甘泽谣》之《聂隐娘》，实取自《古今说海》，其非旧本明矣。

4. 见有怪物，但以剑击之，无惧也。

“无惧也”三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韦自东》、南宋陈葆光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九引《传奇》补。

5. 将欲曙，有道士乘云驾鹤，玉童执节，导从甚严……

“玉童执节”四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补。

《周郎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二二引《传奇》）

1. 昔者钟离不爱其宝，孟尝自返其珠，子产不贪，老氏垂戒。子不之效，乃肆其贪婪之心，纵使猾韧之徒，取宝无惮。君虽二千石，不如海畔渔翁而锻其珠矣。

“子产不贪，老氏垂戒”八字原无，据《永乐大典》卷八五二七引《传奇》补。按：《左传》襄公十五年：“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，子罕弗受，献玉者曰：‘以示玉人，玉人以为宝也，故敢献之。’子罕曰：‘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，若以与我，皆丧宝也。’”前文“钟离不爱其宝，孟尝自返其珠”，皆为不贪珠宝典故，此亦应然，故疑“子产”乃“子罕”之误。若非传抄致讹，则作者误记或误书。子罕，春秋宋国人，名乐喜。“老氏垂戒”当指《老子》如下言论：第四十四章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”第六十二章：“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保。”第六十七章：“夫我有三宝，持而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“君虽”二句原作“今已啖其躯而锻其珠矣”，言金龙吃掉水精并敲碎其珠。按：《大典》所引无“子不之效，乃肆其贪婪之心，纵使猾韧之徒，取宝无惮”，而于“老氏垂戒”下接叙“君虽”二句。典出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，其子没于渊，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谓其子曰：‘取石来锻之。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。而骊龙颌下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骊龙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’”裴铏误记为海畔渔翁。推以情理，金龙啖水精自可，而未必锻其珠，当有讹误，据《大典》改。

《湘媪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六〇）

按：《太平广记》卷六〇引《樊夫人》，注出《女仙传》，然据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，清孙潜钞宋本注作“出《女仙传》又《传奇》”。《樊夫人》实为两部分，开首“樊夫人者”至“同升天而去”为樊夫人事，自“后至唐贞元中”以下乃湘媪事（亦为樊夫人），是则前部分出《女仙传》，后部分出《传奇》，《广记》以其皆叙樊夫人，故合二书所载为一篇，非湘媪亦出《女仙传》。观后事云“后至唐贞元中，湘潭有一媪”，“后至唐”乃《广记》编者所加关连之语，而“贞元中，湘潭有一媪”，正裴铏《传奇》开篇叙事笔法。征之类书，南宋佚名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二《鼃城》，谢维新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三《湘媪刺鼃》，明郭子章《螭衣生剑记·说剑上·樊夫人飞剑》，清修《渊鉴类函》卷四四一《鳞介部五·鼃二》皆引作《传奇》，而南宋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卷一三上《樊夫人》引《女仙传》，其事不涉湘媪。至于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三六《湘媪丹篆》、《古今奇闻类纪》卷八《湘媪法制鼃城》皆引作《女仙传》，南宋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三四《樊夫人》、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五〇《樊夫人》及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一八《道部一·仙二》引《女仙录》，则皆为湘媪事，显然所据乃《太平广记》而误断。明陈耀文《天中记》卷五七《鼃城》，注作《女仙传》、《传奇》，乃是综合前世类书引用而并存二说。要之，裴铏《传奇》所载只湘媪事，当题《湘媪传》，而樊夫人事则属《女仙传》。或以为《广记》所引《樊夫人》全系《传奇》文字（周楞伽《裴铏传奇》），或以为非裴铏所作（李宗为《唐人传奇》），其说皆非。

《女仙传》不详何人作，《太平广记》及《三洞群仙录》等书引有《女仙传》十多条，载事皆有所出，盖五代人采录诸书而成，一似五代杜光庭之《墉城集仙录》。樊夫人即采自葛洪《神仙传》卷六《樊夫

人》(《四库全书》毛晋刊本),文字大同。《墉城集仙录》卷六亦采之。

1. 媼鬓翠如云,肌洁如雪。

“肌”原讹作“肥”,据《三洞群仙录》卷六引《女仙传》、明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卷一五〇《刺鼯》(无出处)、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一八引《女仙录》改。按:裴铏《传奇》喜用骈语,“肌”正与“鬓”对。

2. 忽遇里人女,名曰逍遥,年二八,艳美,携筐采菊。遇媼瞪视,足不能移,媼亦目之……

“亦”字原脱,据钞宋本补。

《薛昭传》(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九引《传记》)

按: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九引《张云容》,注出《传记》,显系《传奇》之讹。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》题《薛昭》,《续补侍儿小名录》引裴铏《薛昭传》,当据《传奇》原书而引,《薛昭传》乃原题。《广记》标目多自拟,薛昭事编在女仙门,故以《张云容》为目。

宋末罗烨《新编醉翁谈录》已集卷二《薛昭娶云容为妻》,乃节文,大体依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薛昭》,但文句改易颇剧,多有增饰之词,不可取为校资。疑南宋民间或有此俗本,而为罗烨所采。

1. 廉使奏之,坐谪为民于海康。敕下之日,不问家产,但荷银铛而去。

“海康”原作“海东”,周楞伽释为今山东、苏北黄海沿岸地方。《类说》、南宋周守忠《姬侍类偶》卷上引《传奇》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四十七《薛昭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四《薛昭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卷一〇《薛昭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丁集八《薛昭》、《才鬼记》卷五《张云容》(末注《传奇·薛昭传》)、《情史类略》卷二〇《张云容》、《山堂肆考》卷七九《节义自许》作“海康”。按:唐地名无海东而有海康县,雷州治所,即今广东海康市。海康唐时为岭南荒蛮之地,官员贬谪常在岭南,薛昭本犯官,谪往海康为民亦宜矣,焉得贬至东部濒海之地!据《类说》等改。

2. 有客田山叟者,或云数百岁矣,素与昭洽,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……至三乡,夜,山叟脱衣贯酒,大醉其左右,谓昭曰:“可遁矣。”

“其”原作“屏”,周校点为“山叟脱衣贯酒,大醉,屏左右”,语意含混而不合事理。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改。按:左右指押解薛昭去海康的差吏,田山叟贯酒醉之,以让薛昭逃跑。

3. 我守孤灯无白日,寒云陇上更添愁。

“陇”字黄刊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南宋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六六作“岭”,《类说》作“垆”,《艳异编》、《情史》作“垄”,周校据《类说》改。按:陇,通“垆”,又作“垄”,高地、高丘。

4. 遂同寝处,昭甚慰喜,如此觉数夕,但不知昏旦。

“觉”字原无,据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补。按:觉,感觉。墓内不知昏旦,但觉同寝数夕耳。

5. 申师名元也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、黄刊本“元也”作“元之”。周校云:“‘也’字应作‘之’。申天师名元之,非单名元。”按:《姬侍类偶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“之”并作“也”。六朝人名作“某之”者,常省略“之”字,申元之称作申元盖亦此故,未必“也”字乃“之”字之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今说海》亦妄改为“元之”。

《元柳二公传》(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)

按:本篇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引,注出《续仙传》。《续仙传》五代杨吴沈汾撰,全帙犹存,无此篇。

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》有《元彻》，《绀珠集》卷一一《传奇》摘录《回雁使者》、《百花桥》二段，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一二《合浦元柳》引自《传奇》，知此篇属裴翎《传奇》，《广记》出处误。

1. 元和初，有元彻、柳实者，居于衡山。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，为李庶人连累，各窜于驩、爱州。

“为”字原无，据《古今奇闻类纪》卷九引《续仙传》、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三三《柳实》补。

2. 见玉天尊像，莹然于岭所，有金炉香烬，而别无人物。

“玉天尊像”原作“天王尊像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、《奇闻类纪》改。北宋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卷一一六《墉城集仙录·南溟夫人》作“白玉天尊像”。按：下文云双鬟侍女自莲叶而来天尊所，则像乃天尊，非天王。像为玉制，故莹然。“人物”原作“一物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二十四《玉壶记》、《逸史搜奇》已集五《玉壶》、吴大震《广艳异编》卷三《玉壶记》改。《墉城集仙录》“而别无人物”作“而竟无人”，无者亦人也。

3. 二公见之，前告叩头，辞理哀酸，求返人世，双鬟不答。二公请益苦，良久，女曰……

“苦”字原脱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奇闻类纪》补。

4. 尊师语夫人曰：“与安期生阔千年，不值南游，无因访话。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，玉器光洁。与夫人对食，而二子不得饌。

“与”字原无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。

5. 俄海上有武夫，长数丈，衣金甲，仗剑而进，曰：“奉使天吴，清道不谨，法当显戮，今已行刑。”

“天吴”原作“天真”，误，据《墉城集仙录》改。按：天吴，水中神兽。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：“朝阳之谷，神曰天吴，是为水伯。”又《大荒东经》：“有神人，八首人面，虎身十尾，名曰天吴。”前文所叙海面巨兽，即此天吴。

6. 吾昔遇番禺少年，情之至而有子，未三岁，合弃之。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，其来久矣。中间南岳回雁峰使者，有事于水府，返日，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，而使者隐之，吾颇为恨。

“中间”原作“闻”，当讹，据《墉城集仙录》、《真仙通鉴》改。中间，期间。

7. 二子……寻即达家，昔日童稚，已弱冠矣。然二子妻，各谢世已三昼。……二子厌人世，体以清虚，睹妻之丧，不甚悲感。

“之”原讹作“子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改。

《高昱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其一曰：“旁有小舟，莫听我语否？”又一曰：“纵有人，非濯纓之士，不足惮也。”

“人”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高昱》补。

2. 昱长吁曰：“命也，顷刻而没三子，如神。”

“如神”二字原无，《类说》作“皆不逾时而溺三子，如神”，据补“如神”二字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类说》作“昱惊为神”。

3. 为某启天师，住此多时，宁无爱恋，容三日徙归东海。

“天师”原作“先师”，《类说》作“天师”，“先”字形讹，据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广记》及《广艳异编》卷二四、《续艳异编》卷八《昭潭三姝》作“仙师”。

《裴航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五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长庆中，有裴航秀才，因下第，游于鄂渚。谒故旧友人崔相国，值相国赠钱二十万，远挈归于京，因佣巨舟，载于襄汉。

“襄”字原讹作“湘”，下文乃作“襄”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裴航》、《绿窗新话》卷上引《传奇》（题《裴航遇兰桥云英》）、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一引《传记（奇）》、《醉翁谈录》辛集卷一《裴航遇云英于兰桥》、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后集卷四《云英》、《艳异编》卷四《裴航》、明洪楸《清平山堂话本·蓝桥记》、余象斗《万锦情林》卷二《裴航遇云英记》、林近阳及冯梦龙《燕居笔记》卷八《裴航遇云英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卷五《裴航遇云英记》改。按：自鄂州至长安，舟行汉水，不经湘水。汉水西北行经襄州，故称襄汉。项斯《汉南遇友人》：“梦尽吴越水，恨深襄汉钟。”

2. 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，幸无以谐谑为意耳。然亦与郎君有小小因缘，他日必得为姻懿。

“幸”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、《绿窗新话》、《三洞群仙录》、《醉翁谈录》、《真仙通鉴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补。“然亦与郎君”二句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补，《话本》“因”作“姻”。《类说》作“缘郎君小有因缘，他日必为姻懿”，《三洞群仙录》作“与郎君小有因缘，他日必为姻懿”，《绿窗新话》作“与郎君少有因缘，他日必为配偶”，《真仙通鉴》作“但与郎君小有因缘，他日必为姻懿也”。按：罗烨《新编醉翁谈录》所录唐传奇，或据宋世俗间改编本，或据原书，情况有所不同。然观此篇，文句与《类说》相合者颇多，是则乃据《传奇》原文节录，非有增改，故颇可补正《广记》所引。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之《蓝桥记》，即取《醉翁谈录》，唯前增“入话”五绝一首，末增“正是”七言二句，以成话本之体。

3. 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答航，诗曰……

“答航”二字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补。

4. 俄于苇箔之下，出双玉手捧瓷瓿，航接饮之，真玉液也。

“瓿”字原脱，据《施注苏诗》卷二〇《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词无伦次》注引《传奇》、《醉翁谈录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补。

5. 睹一女子，露裊琼英，春融雪彩，脸欺腻玉，鬓若浓云，娇羞而掩面蔽身……

“羞”字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补。

6. 姬曰：“任郎君自便耳。”遂饭仆秣马。

“耳”原讹作“且”，据《艳异编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改。

7. 君若的欲取此女者，得玉杵臼，吾当与之，亦不雇其前时许人也。

“君若的欲取此女者”原作“君约取此女者”。按：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作“君若的欲要娶此女”，《类说》作“若取此女”，《绿窗新话》作“君欲娶此女”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改补。的，确实。《广记》形讹为“约”。“亦不雇其前时许人”八字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补。雇，同“顾”。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亦有此句，“雇”讹作“愿”。

8. 数月余日，忽遇一货玉老翁……

“忽”原作“或”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、《情史类略》卷一九引《传奇》（题《云英》）改。

9. 航愧荷珍重，持书而去，果获杵臼。

“持书而去”四字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补。

10. 女亦微笑曰：“虽荷如此，然更为吾捣药百日，方议姻好。”

“荷如此”三字原无，据《醉翁谈录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补。

11. 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，刘纲仙君之妻也。已是高真，为玉皇之女史。

“女史”原作“女吏”，据《类说》、《三洞群仙录》、《醉翁谈录》、《真仙通鉴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改。按：《周礼·天官·女史》：“女史掌王后之礼职，掌内治之贰，以诏后治内政。”《唐六典》卷一二《宫官》，尚宫、尚仪等均设女史多人。

12. 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。

“珠”原讹作“殊”，据钞宋本及《醉翁谈录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稗家粹编》改。钞宋本“中”在“楼”字下。

《张无颇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一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后每三岁，广利王必夜至张室，佩金鸣玉，骑从阒咽，惊动闾里。后无颇稍畏人疑讶，乃携适他室，于是去之，不知所适。

“乃携适他室”五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张无颇》补。

《马拯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三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忽有一鬼答曰：“某等为虎食啖，固当刻心以报冤，然都不知禅师、将军乃虎也，聆郎君之说，方大醒悟。”

“某等为虎食啖，固当刻心以报冤，然都不知禅师、将军乃虎也”，原作“都不知将军乃虎也”。按：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马拯》作“某等为虎食啖，固当刻心以报冤，然终不知所谓禅师者乃虎也”。旧题苏轼《渔樵闲话录》下篇作“某等性命，既为虎之所食啖，固当拊心刻志以报冤，今又左右前后以助其残暴，诚可愧耻，而甘受责矣，然终不知所谓禅师、将军者乃虎也”。《渔樵闲话录》前文“渔曰”引裴铏（铏）《传奇》聂隐娘事，接又引述马拯事，盖亦出《传奇》，故略而不提。《渔樵闲话录》所引多有增饰发挥之词，非径钞原文，然与《类说》所摘接近，可互为印证，故据《类说》、《渔樵闲话录》补十六字。

《封陟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八引《传奇》）

1. 兀兀孜孜，俾夜作昼。无非搜索隐奥，未尝暂纵愒时日也。

“愒”原讹作“揭”，据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十四《少室仙姝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四《少室仙姝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戊集九《少室仙姝》改。愒，旷费时间。《广记》钞宋本作“未尝暂纵日于时晌”。按：时晌，谓短时间。蒋礼鸿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第五篇《释情貌》：“王昭君变文：‘若道一时一晌，犹可安排；岁久月深，如何可度？’……维摩诘经讲经文：‘便须部领众人行，不要迟疑住时晌。’叶净能诗：‘不经时向中间，张令妻即再苏息。’……‘时晌’、‘时向’就是‘一时一晌’的省说。‘晌’和‘向’，当以前者为本字；‘一晌’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。”

2. 虚争意气，能得几时。恃赖韶颜，须臾槁木。

“赖”原讹作“顽”，据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广记》作“此”，乃妄改。

3. 我有还丹，颇能驻命……能遣君寿倒三松，瞳方两目，仙山灵府，任意追游。

“遣”钞宋本作“遗”。“倒”原作“例”，误，据《绀珠集》卷一一《传奇·寿倒三松》、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封陟》、孔传《续六帖》卷一〇〇引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海录碎事》卷九下引《传奇》改。按：南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五亦云：“世谓子瞻诗多用小说中事，而介甫诗则无有也。予谓介甫诗亦为用之，比子瞻差少耳。如《酬王贤良松》诗云：‘世传寿可三松倒，此语难为常人道。’‘寿倒三松’，见裴铏《传奇》。”陆佃《埤雅》卷六《乌》：“旧说乌性极寿，三鹿死后能倒一松，三松死后能倒一乌。”“倒三松”本此说。倒，倒下，指死亡。

4. 乃云：“好住，好住，无异日追悔。”

此十一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补。又《施注苏诗》卷二九《介亭钱杨杰次公》注引《传奇·封陟传》：

“仙姝谓陟曰：‘好住，好住，无异日追悔。’”《醉翁谈录》已集卷二《封陟不从仙姝命》作：“又曰：‘好留住，他日相逢，悔之已暮。’”按：《醉翁谈录》系节文，文句与《广记》、《类说》颇异，平易乏辞采，且有增益之词。封陟故事宋代市井流传，宋官本杂剧段数有《封陟中和乐》（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一〇），颇疑乃据宋代民间话本节录。

5. 陟至彼，仰窥金格中，乃昔日求偶仙姝也，但左右弹指悲嗟。

“金格中”三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、《醉翁谈录》补。

《邓甲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五八引《传奇》）

1. 甲乃跣足攀缘，上其蛇堆之上，以青蓀敲四大蛇脑，曰：“遣汝作王，主掌界内之蛇，焉得使毒害人？……”

“王”原作“五”，周校点作“遣汝作五主，掌界内之蛇”，释云：“五主，就是东南西北中五方蛇的主宰。”按：黄刊本、《太平广记钞》卷六七“五”作“王”，据改。

《赵合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七引《传奇》）

1. 果有一女子，年犹未笄，容色绝代。

“容”字原脱，据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九《赵合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庚集二《赵合》、《广艳异编》卷三二《赵合》、《续艳异编》卷一三《赵合》、《才鬼记》卷五《沙中女子》（末注《传奇》）补。

2. 此城当有大灾，方与祈求幽府。

“大”原讹作“火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五书改。按：下文云：“果如期灾生，五原城殍死万人，老幼相食。”明非火灾。

《曾季衡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七引《传奇》）

1. 五原分袂真胡越，燕拆莺离芳草竭。

“胡”原作“吴”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曾季衡》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三十八《曾季衡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三八《曾季衡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辛集一《曾季衡》、《情史类略》卷八《曾季衡》、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六六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今说海》乃据《广记》改为“越”。按：古以“胡越”喻指相隔遥远。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：“六合之内，一举而千万里。是故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胡越，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一圈也。”高诱注：“肝胆喻近，胡越喻远。”李白《送友人游梅湖》：“莫惜一雁书，音尘坐胡越。”薛据《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》：“怀抱旷莫伸，相知阻胡越。”王丽真葬洛阳北邙山，与五原相隔遥远，故言“胡越”。而吴越相邻，焉得言远！

2. 乃询五原纫针妇人，曰：“王使君之爱女，不疾而终于此院，今已归葬北邙山。或阴晦而魂游于此，人多见之。”则女诗云“北邙空恨清秋月”者，言其葬处耳。

“则女诗云”等十七字原作“则女诗云‘北邙空恨清秋月’也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卷五《王丽真》（末注《传奇》）补改。

《萧旷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一〇引《传记》）

按：《太平广记》谈恺刻本注出《传记》，误，明野竹斋钞本作《传奇》。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》

节录此篇，题《洛浦神女感甄赋》。又《绀珠集》卷一一《传奇》亦摘《感甄赋》片断。

1. 谓旷曰：“妾为袁家新妇时，性好鼓琴，每弹至《悲风》及《别鹤操》，未尝不玉箸滴干，金缸耗尽，庭月色苦，壁蛩吟悲。适闻君琴韵清雅，愿一听之。”旷乃弹《别鹤操》及《悲风》。

“别鹤操”原作“三峡流泉”，《类说》作“别鹤操”，据改。按：下文正作“别鹤操”，作“三峡流泉”误。《别鹤操》，古琴曲，乃离别悲伤之曲。晋崔豹《古今注》卷中《音乐》：“《别鹤操》，商陵牧子所作也。娶妻五年而无子，父兄将为之改娶。妻闻之，中夜起，倚户而悲啸。牧子闻之，怆然而悲，乃歌曰：‘将乖比翼隔天端，山川悠远路漫漫，揽衾不寐食忘餐。’后人因为乐章焉。”《三峡流泉》亦为琴曲，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六〇《琴曲歌辞四·三峡流泉歌》解题引《琴集》：“《三峡流泉》，晋阮咸所作也。”阮咸为竹林七贤之一，其曲当抒发隐逸之情。李白《答杜秀才五松见赠》：“袖拂白云开素琴，弹为三峡流泉音。从兹一别五陵去，去后桃花春水深。”岑参《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》：“皤皤岷山老，抱琴鬓苍然。衫袖拂玉徽，为弹三峡泉。此曲弹未半，高堂如空山。”李季兰《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》：“妾家本住巫山云，巫山流泉常自闻。玉琴弹出转寥复，直是当时梦里听。三峡迢迢几千里，一时流入幽闺里。……忆昔阮公为此曲，能令仲容听不足。一弹既罢复一弹，愿作流泉镇相续。”所抒写者大抵为旷远超然之怀。《三峡流泉》与甄后心情不合，而《别鹤操》言离别乃颇切近。另一琴曲《悲风》，《永乐琴书集成》前集卷一一《曲调上》引《琴操》曰：“《悲风》者，孔子之所作也。说者谓奔腾萧飒之态，虽能尽风之变，而穷制作之妙。”当系附会。观其名，亦悲苦之调。“玉箸滴干”等十二字原无，但作“尽夕而止”四字。按：此四句全为偶句，对仗工巧，的是裴铏风格，据《类说》改。

2. 旷曰：“或闻龙畏铁，有之乎？”女曰：“龙之神化，虽铁石金玉，尽可透达，何独畏铁乎？亢龙，世之老聃，畏者蛟螭辈也。”

“亢龙世之老聃”六字原无，据《类说》补。“畏者蛟螭辈也”《类说》作“恶铁者乃蛟螭辈”。

3. 岂同雀入水为蛤，雉入水为蜃哉！

“雉”原作“野鸡”，与“雀”失对。据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二《洛神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二《洛神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丙集二《洛神》及《唐人说荟》第十二集、《龙威秘书》四集、《艺苑掇华》中《龙女传·洛神传》改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爵（同雀）入大水为蛤。……雉入大水为蜃。”

4. 但宝剑灵物，金水相生，而入水雷生，自不能沉于泉耳。其下搜剑不获，乃妄言为龙。

“耳”字原作“信”，连下读。按：“信其下”费解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六书改。《古今说海》等六书“下”作“后”。按：下，下水中也。《晋书》卷三六《张华传》：“焕卒，子华为州从事。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。使人没水取之，不见剑，但见两龙，各长数丈，蟠萦有文章。没者惧而反，须臾，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”

5. 梭，木也，龙本属木，变化归本，又何怪也？

“本”原作“木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六书改。

6. 自然形之与气，随其化用，散入真空，若未胚腴，若未凝结，如物在恍惚，精寄杳冥。

“在”原作“有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六书改。“寄”各本均作“奇”，当作“寄”，与上句“在”相对。今改。

7. 即《老子》云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”也。

“恍兮惚兮”原作“恍恍惚惚”，《古今说海》等本“惚”作“忽”。按：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：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”据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广记》亦改。

8. 红兰吐艳斗夭桃，自喜寻芳数已遭。

“斗”原作“间”，据钞宋本改。斗，争艳。

《文箫传》（《岁时广记》卷三三引《传奇》）

按：本篇《太平广记》未引，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文箫》、《紺珠集》卷一一《传奇·鬻唐韵》，均为摘录，后者仅为片断。《岁时广记》卷三三《入仙坛》引自《传奇》，文字颇详。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后集卷五《吴彩鸾》，文字与《岁时广记》大同，而二本互有详略，知《真仙通鉴》非取自《岁时广记》，殆采自《传奇》原书，或转据他书，惟文字微有改易。

1. 吴、越、楚、蜀人，不远千里而至，多携挈名香珍果、绘绣金钱，设斋醮，求福祐。

“至多”二字《岁时广记》原无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。

2. 生诘左右，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，其居洪崖坛侧，亦不得其实。生伺之歌罢，已四更矣，姝与三四辈告别，独秉烛穿大松径将尽，陟山扞石，冒险而升焉。

“生诘左右”至“姝与三四辈告别”原只作“久之歌罢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。“生”皆作“萧”，从前文改作“生”。“独”字原无，据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一引《传奇》、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一七引《传奇》、胡榘《增广笺注简斋诗集》卷一〇《中秋不见月》注引《传奇》、《真仙通鉴》、《天中记》卷五引《传奇》补。“升焉”原作“去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改。《事文类聚》、《事类备要》、《笺注简斋诗集》、《天中记》作“升”。

3. 吾与子数未合，何遽至此？

原作“吾与子数未合而情之忘，乃得如是也”，“忘”字当讹，无从校改，姑据《真仙通鉴》改。

4. 有二仙娥各持簿书，请姝详断，其间多江湖沉溺之事。适至一妇女名，而姝意有不得所。又云：“某日沧湖风涛，亦有误杀孩稚者。”姝怒曰：“岂容易而误邪？”执簿书曰：“但婴孩气弱未足，自不禁也，非不救，莫奈之何！”生闻之，因诘其事，姝竟不对。生又请益坚，姝答曰：“此阴机，不合泄于子，吾当与子受祸尔。”

“适至一妇女名”至“吾当与子受祸尔”原无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，“生”原作“萧”。按：《类说》摘作：“某日（日）风波误杀孩稚，姝怒曰：‘岂容易而误耶？’”正在此节中，是知此节为《传奇》原有者，《岁时广记》略去耳。

5. 持天判宣曰：“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，谪为民妻一纪。”姝遂号泣，与生携手下山，竟许成婚，而归钟陵，遂止生所居之室。

“竟许成婚”与“遂止生所居之室”原无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，“生”原作“萧”。

6. 我父吴仙君讳猛，豫章人也。

“仙”原作“先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改。按：前文称许逊亦为“仙君”。“讳”字原无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。《类说》作“字猛”，误。吴猛字世云，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四引《十二真君传》。

7. 至会昌二年，稍为人知，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邹举村中，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。

“邹”原作“郡”。按：“邹举”乃人姓名，无郡姓，据《真仙通鉴》改。下文“郡生闻之惊骇”，亦改。

8. 凌晨，有樵者在越王山，见二人各跨一虎，行步如飞，陟峰峦而去。

“越王山”原作“越山”，据《真仙通鉴》补“王”字。按：《江西通志》卷七《山川志一·南昌府》：“药王山，在奉新县西五十里。《豫章记》：晋吴猛骑虎入山处。或云文箫、吴彩鸾寄食邹举家，俄跨虎仙去，留药一粒与主人，且遗以诗。一作越王山。”

《江叟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一六引《传奇》）

1. 开成中，有江叟者，多读道书，广寻方术，善吹笛，能作龙吟。

“能作龙吟”四字《广记》原无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江叟》、《三洞群仙录》卷一八引《传

记（奇）》、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四四《江叟》补。

2. 叟暗窥之，见一人，崔嵬高数丈，至槐侧坐，而以毛手扞叟曰：“我意是槐畔钏麀，乃瓮边毕卓尔。”

“槐畔钏麀”原作“树畔锄儿”，《类说》作“槐畔霓锄”，《真仙通鉴》作“槐畔钏麀”。按：《左传》宣公二年：“晋灵公不君……宣子（即赵盾）骤谏，公患之，使钏麀贼之。晨往，寝门辟矣，盛服将朝，尚早坐而假寐。麀退，叹而言曰：‘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不忠，弃君之命不信，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’触槐而死。”杜预注：“钏麀，晋力士。”“槐，赵盾庭树。”据《真仙通鉴》改。

3. 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。一气清逸，五音激越，驱泉迸出，引雁行低，槁叶辞柯，轻云出岫。

“一气清逸”等六句原脱，据《类说》、《真仙通鉴》补。“出”《类说》作“山”。按：“出”对“低”，“山”字误。《真仙通鉴》“逸”作“虚”。

《金刚仙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九六引《传奇》）

1. 吾之魂稍灵于常人，知师有难，故飞魂而来奉救。

“而来”二字原无，据钞宋本补。

《卢涵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七二引《传奇》）

1. 又东畔柏林中，见大方相一具，遂俱毁拆而焚之。

“大方相一具”原作“一大方相骨”，误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绿涵》改。按：方相乃古之神灵，民间常装扮象之，或以竹木纸帛扎制其像，以驱鬼辟邪。

《颜濬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及登阁，果有美人，从二女仆，皆双环而有媚态。

“环”钞宋本、《岁时广记》卷三〇引《传奇》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十九《颜濬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三八《颜濬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戊集四《颜濬》、《才鬼记》卷六《张贵妃》（末注《颜濬传》）、《情史类略》卷二〇《张贵妃孔贵嫔》作“鬟”。周校据《岁时广记》改。按：环即鬟，环形发髻。《太平广记》明钞本下文皆作“鬟”。元稹《襄阳为卢谏纪事》（《全唐诗》卷四二二）：“依稀似觉双环动，潜被萧郎卸玉钗。”袁不约《病宫人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五〇八）：“四体强扶藤夹膝，双环慵整玉搔头。”《全唐诗录》卷七三杜牧《张好好诗》：“双环可高下，才过青罗襦。”《全唐诗》卷五二〇作“鬟”。

2. 不幸国亡，为杨广所杀。然此贼不仁可甚！昔刘禅亦有后妃，魏君不罪。孙皓岂无嫔御，晋帝不诛。

“可”字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艳异编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情史》作“何”。周校据《古今说海》改作“何”，以为“可”字“于文义不可通”。按：可，通“何”，岂也。《张燕公文集》卷一八《唐陈州龙兴寺碑》：“日有忘其生生，月无觉其灭灭，一息之漏，可胜言哉！”《李义山文集》卷五《锦瑟》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《范文正集》卷一《四民诗·工》：“可甚佛老徒，不取慈俭书，竭我百家产，崇尔一室居。”“昔”字原讹作“于”，据钞宋本、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颜濬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改。《唐人说荟》第十六集、《龙威秘书》四集《灵鬼志·颜濬》作“乎”，连上读。“亦有后妃，魏君不罪”及“晋帝不诛”十二字原脱，据《类说》补。

3. 西筑长城，东征辽海，使天下男冤女旷，妇寡子孤。

“妇”原作“父”，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作“妇”。按：《诗经·小雅·鸿雁》“哀此鰥寡”毛传：“老而无妻曰鰥，偏丧曰寡。”《小尔雅·广义》：“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。”然后世专以指妻丧夫。

且上句“男冤女旷”男女相对，此处不宜父子相对，据《古今说海》等改。

4. 彩笺曾擘欺江总，绮阁尘消玉树空。

“消”原作“清”，据《类说》、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记》、《全唐诗》卷八六六改。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六六作“销”，义同。钞宋本“尘消”作“沉消”。

《陶尹二君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〇引《传奇》）

1. 谁知古是与今非，闲蹑青霞遶翠微。

“遶”原讹作“远”，据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陶太白尹子虚》、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四《古丈夫》改。《广艳异编》卷三及《续艳异编》卷二《陶尹二君传》作“到”。《全唐诗》卷八六二作“与”，校：“一作遶。”

《宁茵传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三四引《传奇》）

1. 某世为武贲中郎将，官在武班。

原无“将官”二字，据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六十《山庄夜怪录》、《逸史搜奇》辛集五《宁茵》、《广艳异编》卷二六及《续艳异编》卷一二《山庄夜怪录》改。《古今说海》等无“世”字，“武”作“虎”。按：《后汉书·百官志二》：“虎贲中郎将，比二千石。本注曰：主虎贲宿卫。……虎贲中郎，比六百石。”唐初避李渊祖父李虎讳，改“虎”为“武”。如《晋书》卷二四《职官志》：“光禄勋，统武贲中郎将、羽林郎将……”大历贞元间杜佑修《通典》，亦避讳称作“武贲”，卷七六《礼三十六·军一·出师仪制》：“武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。”然唐代避讳不严，初唐以后一般不避“武”字。开元中李林甫等撰《唐六典》，卷二四《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》云：“秦、汉有五官中郎将、左右中郎将，并比二千石，掌领三署郎侍卫也。又有虎贲中郎将，汉平帝置，比二千石。后汉因之。”晚唐自不避“虎”字，然此处乃隐喻斑寅为虎，不宜露出“虎”字，作“武”是也。虎贲中郎乃虎贲中郎将下属，斑寅既自高其门，宜以“武贲中郎将”为是。

2. 茵曰：“若管中窥豹，时见一斑两斑。”寅笑曰：“大有微机，真一发两羆。”

“时”字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宁茵》作“特”。“寅”字原脱，据钞宋本、《类说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补。周校点作“时见一斑。斑寅笑曰”，误。“羆”原作“中”，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作“豹”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今说海》改作“中”。《类说》作“亦一发雨羆耳”。“雨”乃“两”之讹，“羆”当亦讹字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作“羆”，是也。按：《诗经·召南·驺虞》：“彼茁者葭，壹发五羆。”郑玄笺：“豕，牝曰羆。”此处套用《驺虞》语调侃，当作“羆”字。《古今说海》等作“豹”，形讹也。

3. 数巡后，特称小户，便不敢过饮。

“户”原作“疾”，据明钞本改。按：小户，指酒量小。白居易《醉后》：“犹嫌小户长先醒，不得多时住醉乡。”陆游《对酒》：“赋性虽耽酒，其如老病身。气衰成小户，醅浊号贤人。”反之则称大户。《敦煌变文集》卷二《叶净能诗》：“皇帝闻，谓净能曰：‘是何饮流，性得朕意？’净能奏曰：‘还是一个道士，妙解章令，又能饮宴……’陛下诏道士，道士奉奏。……帝又问：‘尊师饮户大小？’净能奏曰：‘此尊大户，直是饮流，每巡可加三十五十分，卒难不醉。’其道士巡到便饮，都不推辞。”

4. 后二斑饮过，使酒作剧，言语纷拏。

“使酒作剧，言语纷拏”原作“语纷拏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补。

5. 寅见茵称特奇才，大怒，拂衣而起曰……

“寅见茵称特奇才，大怒”原作“寅怒”，据《古今说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补七字。

以上所列是比较重要的校正，限于篇幅，未能尽备。再就是其他异文，也都未录。它们虽然未被用作校正依据，但许多是颇有参考价值的。异文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，但实际都反映着前人对作品的一种释读，可能是误读，也可能是别一种理解，应当予以注意，因此笔者对一般异文也大都出校。还须说明一点，《虬须客传》、《杨通幽传》周辑本未收，笔者所作校勘也就不予条列了。

[作者简介] 李剑国，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等。

文学研究所关于接纳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通知

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，全面贯彻文学研究工作面向社会、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，更好地培养文学理论研究人才，我所从1991年即开始实行接纳全国各地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访学的制度。现将本制度的具体内容再通知如下：

1. 接纳条件：(1) 凡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访学；(2) 凡具有中级职称者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学；(3) 凡具有初级职称者可以进修人员的身份访学。

2. 学习专业：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近代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中国民间文学、文艺学（美学）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、鲁迅研究及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、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所属编辑专业。

3. 教学安排：负责配备高级研究人员进行辅导，实行导师责任制。辅导以提高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学术素养为基本目标。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可与导师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研究。对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成绩考察的方式是写论文或读书报告。对成绩合格者颁发访学证书，导师和我所向其所所在单位提交鉴定。访学期间撰写的优秀论文，可由导师向报刊推荐。

4. 学费标准：进修人员一年8000元，访问学者一年9000元，高级访问学者一年10000元。

5. 其它：(1) 访学和进修时间可以定为半年或一年。访学和进修时间及具体起止时间均由访问学者、进修人员自定；(2) 访学和进修期间住宿问题自行解决；(3) 欲访学或进修者可来函联系；(4) 报到时，须持单位介绍信、身份证并交纳学费和三张照片（一寸半身）；(5) 联系人：科研处张媛同志。电话：010-8519 5461。地址：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。邮编：100732；(6) 学费可以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交纳。文学所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东四南分理处，帐号：0200001009089110947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五日